

陈金

碎金文丛



芳草茵茵

——费孝通自选田野笔记

费孝通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碎金文丛

芳草茵茵

费孝通自选田野笔记



费孝通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芳草茵茵:费孝通自选田野笔记 / 费孝通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碎金文丛)

ISBN 978-7-100-13990-8

I. ①芳… II. ①费… III. ①随笔—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452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碎金文丛

芳草茵茵

——费孝通自选田野笔记

费孝通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3990-8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 3/8 插页 2

定价:42.00 元



作者留影（1936年）



费孝通和王同惠一起赴瑶山调查前的新婚留影（1935年）

陳
全

出版说明

学问一事，见微而知著，虽片言鳞爪，却浑然一体。及今观之，札记、书信、日记等传统书写方式，更是散发出无定向、碎片化的后现代气息。钱锺书先生便将自己的读书笔记题为“碎金”，凸显其特殊的价值。

文丛取名“碎金”，意在辑零碎而显真知，并与“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相映衬。丛书所录，非为诸名家正襟危坐写就的学术著作，而是其随性挥洒或点滴积累的小品文章。分为治学随笔、学林散记、日记书信与口述自传等系列，多为后人精心整理或坊间经年未见的佳作。希望这些短小而精美、灵性而深邃、言简而隽永的吉光片羽，能帮助读者领略名家学者的点滴妙悟、雅趣文字，一窥学术经典背后的丰富人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目 录

序	1
桂行通讯	4
江村通讯	103
鸡足朝山记	146
云南大理历史文物的初步察访	191
四上瑶山	206
港行漫笔	220
闽江口速写	247
温州一瞥	265
泡桐花开	274
保安三庄	281
甘肃行杂写	285
“两西”移民	291
从蚌龙想起	312

序

我曾经说过，我一生从事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工作中真正称得上田野调查的只有三次，一是瑶山调查，二是江村调查，三是禄村调查。这三次田野调查都是在 1935 年到 1940 年之间进行的。应该可以表明我对田野工作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是很早就很重视的。这是因为我一向认为学术不能脱离实际。人类学和社会学不能离开对人们实际生活的观察。田野调查是从实求知的根本方法。遗憾的是后来的战乱和解放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使我失去了继续进行田野调查的条件。

从 1980 年代开始，我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开始时还是希望能继续早年的田野调查。可是我本人社

会地位的变动使我有点像进入了身不由己的命运。我只能在公务之余，尽可能利用一切条件，到各地去走走，多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相接触，并向熟悉各地情况的在基层工作的同志请教，使我多多少少接触到一些群众的社会实际生活，观察在这段时期发生的重大社会变化，使我在思想上和意愿上没有离开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路子，保持和发展我的学术生命。

我从青年时代就爱好写作，并养成了以文字率直表达自己思想的习惯和风格。实质上我并不打算划清学术和生活的界线。所以早年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写成的一些被认为是学术性的论文，实际上在我自己还认为是一种田野调查笔记罢了。反过来说，我在第二次学术生命里所写下的“走一趟，写一篇”的《行行重行行》一类的大小散文性的文章，也可以说是学术论文的一种表达方式。

由于我对学术论文和带一点散文性的笔记，甚至社会来往中所写的便条和书信等等都不加以严格区别和分类，我总是随笔成记，顺思成文。要在这种习惯所得出的成果里选出一部分能满足记事散文性质的短篇，编成一集参加汇集人类学者“田野笔记”的丛书，

也成了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了。但是我不愿错过参与许多人类学界老朋友列名的丛书的机会，还是勉为其难，编成了这本《芳草茵茵》的选文集。我希望读者不妨把这里所收的一些文章，作为我已发表的有关人类学文章的衬托，对了解我在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思想做出一点补充。希望读者也能在休闲时刻以轻松的心情来阅读这本小册子。

费孝通

1999年8月1日

于黑龙江同江宾馆

桂行通讯^{*}

到南宁

我们到南宁刚好是“九一八”，在到省府去的公共汽车上，见到一排排制服整齐、列队张旗的民众团体在街上游行，这是我们在北方好久不见的景象了。

* 作者 1935 年 8 月同妻子王同惠赴广西进行实地调查。他们从北平出发，乘坐火车、轮船，经过无锡、上海、香港、广东，后到达广西，从柳州以东象县的大藤瑶山开始，于 10 月 18 日进山。12 月 16 日在完成花蓝瑶地区调查工作转移地点时，发生了意外事件，作者不幸误踏陷阱，王同惠溺水身亡。本文是他们在瑶山进行实地考察时写的几篇报道，当年曾连载于《北平晨报》《益世报》《宇宙旬刊》。本书所用行政区划名称一仍其旧。——编者注

在没有到广西之前，朋友们都同我们说，广西是一个谦虚、好学、有为的小弟弟。当然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广西并不逊于他省。但是因为以前交通不便，地处偏僻，文化建设在各方面比黄河、长江下游诸省，年龄上似乎轻一些。我们来到之后，就体悉到“谦虚”、“好学”和“有为”的意义了。到此虽不久，但是和行政当局及其他民众已有一些接触，在他们灰色的制服简单朴实的轮廓上，的确描出了一种刻苦不尚浮华的性格；谈话总带着一种急于求知、自觉不足的态度，这种态度致使我们自愧到不知对答。这并不限于行政领袖，而且一般人员的态度，就是其他如报馆记者，亦有于百忙中找我们谈话的，讨论广西的苗瑶，津津有味，全不像其他专以采访塞责者可比。

南宁的市政还正在建设整理之中，街道宽阔清洁不亚于北平，但是令人感觉不便的是交通工具的过于缺乏，全市只有公共汽车四辆，而且时常损坏，所以想搭一次车，竟有等过半小时者。在街头站立，所见多步行的人，虽有自用汽车，但都限于公务人员之用，其他车子极不易见，人多徒步往来。即使搬运货

物，亦都由人担负，极不经济。曾见一人挑砖头，一担只挑二十余块，人工之费可见一斑。原因是市政设备和它的功能没有调适。南宁本不是一个大都会。自从省府搬入之后，人口骤增，活动日多，原有设备，自不免捉襟见肘了。市政问题，如像住宅、自来水等都很严重，房租之贵超过广州、上海。若是把住房户和房屋数统计出来，数目一定是惊人的。我们到晚上在街上散步，常看到拥挤不堪的情形，有似庙会。我曾向同惠说，香港的灯市，南宁的人市，是我这次南来两个最深的印象。这种情形也是出于住宅问题的失调。——这些都是研究都市社会者很值得观察的材料。

南宁生活费用很贵而生活享受很薄。一切外埠运进的货物，除了很大的入口税外还要加上很大的运费。这种情形使我们想到吴景超先生所谓“发展工业以救农村”，自有实际的道理。以前南宁米价有十五六元一担（合 50 公斤）的数目，现在小火轮和汽车道修筑后，米价已减轻了一半。在一个农村或内地都市已失去其自足性质时，要减低该地的生活费用，或救济该地贫穷，发展交通和工业是一个重要而

切当的办法。

到大麻村去

大麻村是在桂省国民基础教育中心区里，23日教育厅长雷沛鸿先生约去参加他们的讨论会。从我们所住的旅馆去，汽车要走十几分钟，是南宁郊外的一小村。他们是在一个实验小学里开会。地址靠飞机场；旷野一片，独立着白色的小屋，很能表现它奋斗的精神。

我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开会了。很多人一上一下地正在那里踊跃讨论国民基础学校的经费问题。参加讨论的除了国基教育研究院同人和学生外，民政和教育两位雷厅长都出席。广西民众、公务人员、行政长官间亲密的空气，使我极受感动。无怪乎人们都称广西模范省了。

雷厅长约我向在会的同人报告一些来桂的目的和研究计划，但是因为时间太短，所以只能略述一些民族学对社会建设可能有的贡献。大意是说，民族学在中国虽是一个新名词，但是它的内容却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学者极注意的学问。好像各地方的志书、各地

方的通考，都是以记述文物、典章、制度、民情及风俗为目的的。但是在方法上过去的确不甚讲求，所以我们现在应当利用新方法来扩充及整理旧有的学问。

“广西省人种及特种民族社会组织 及其他文化特性研究计划”

以下是我提交省府审议的研究计划书：

广西省，依其民族所操之语言，似可分为三大区，即官话区、白话区（即粤语）及土话区（即壮话和平话），各话之来源流别及分布情形尚无专门研究，但根据普通常识，官话区处东北，白话区处东南，土话区处西部。此次研究工作，因限于时间，拟就此三区中，择一为范围，以后如再有机缘，次第研究其他区域。选择之标准则以研究便利为主，因为三区中在研究之价值及兴趣上言，固无可分高下也。研究工作的便利，首在语言上相通，尤其研究苗、瑶等特种民族时，若与当地之汉人言语难通，翻译上即感困难。余此次尚属初次南来，粤语犹未能通晓，故拟择官话区为范围。

人种研究之目的，除以正确数量规定人种体型类别外，尚可借以明了中国民族扩张、迁移之大势，及

各族分布交融同化之概况。其方法则赖人体测量术，遍量人体各部之长宽、周围、色彩、形状，然后用统计方法加以分析，以获结论。所用材料则无分汉、苗，均应搜集；汉人测量时拟用民团为材料，因民团为当地人民，既加编制，又受调练，且有纪律，工作易于着手（今年春季曾应驻北平第三十二军之约，调查该军体格，故有此经验）。且此项材料非但于研究人种上有用，在军队编制及训练上，也有功用。苟与去春材料比较分析，更可借以明了吾国南北军人体格上之差别，亦军事上一重要问题也。民团之外如学生及其他工人等团体，能有机会，亦愿加以测量。因社会中各团体、各职业，即以体格论，亦有差别，此即所谓社会选择也。

至于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性之研究，则拟首重行政组织，即省县政府治苗实况，与土司对苗之统治情形。因此次研究期限急促，不能不择其与省行政上有密切关系之问题为主，并拟以客观态度贡献对待特种民族之意见，以备采纳。方法除与相关政府询问调查考核外，并拟介绍诸可靠之瑶酋土司，俾得直接住其地，更以局内观察记录其人民、家庭、市